



龍川文集
卷二十四之三十一

~ 16
900
6



16
900
6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祭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
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
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為虛生不如生麋鹿與

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
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
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糲衣不慕華
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
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
華好迄用有成難第敏妙家日昌矣而第遽亡第
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
而視茫茫旣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耄之嗟莫求其
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

平生較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
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
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
知異禮是假言疎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
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
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
謀未若無挾而好脩澹然而不佞不求者也嗚呼

龍川文集 卷二十四 二
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
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
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
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
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
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
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
情反覆而咨訊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
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
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
貴於責已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
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
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酌之乎吾不得質
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
渡頭歸未弛檐負薪是尤賢子計告我病不瘳日
臥于床自夏徂秋亶其旣安困於敵讐二年之間
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旣終我頭未
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

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由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

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泪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欵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由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願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

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
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酌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
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
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
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
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
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
然在疚撫胷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
今又幾時來告君計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
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
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
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
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
忍負我欲哭君旣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
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賁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冲季文

學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睚爾友咸在爾

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
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
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
徃徃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
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
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
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
間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旣親且舊其慕用不一
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
何爲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
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彜士
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旣厚且久
聖賢所謂捨是則不我於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
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

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繆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夭路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尙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旣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過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旣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

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
日躋膺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
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
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
則自適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
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
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
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
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
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叙族屬以自附聞
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塋也亦復劾薄
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
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
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間才足以資

世而事業止闕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
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
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
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間
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
夫復何言一酌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
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
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
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旣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
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
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
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
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參差去留
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颺我獨窮
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
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

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
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
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
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
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
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養於七十五
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
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
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
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
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
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酌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
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

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
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
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
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
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
歸怨之何所失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
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
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暨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
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
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
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
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
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
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
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
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計來亦嘗爲君

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計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吊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過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
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
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間於有無豈徒以貧

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閭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間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温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

諸孤第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技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艾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旦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以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相吊獨計音之後聞雖本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

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
與薄奠而其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饗其安富
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
孰不盡然况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
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
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
罔所愆雖愆不僭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
唯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丞嘗吉蠲衣不慕
侈惡其弊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
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
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由緣子心罔極
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心填安得彤管大此幽
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薌膻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
十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

龍川文集 卷二十五 四
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
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
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
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輔祭者
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
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
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
惟最

祭葉正則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聳
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
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
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
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
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
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
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
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

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
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
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
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
一不以攬其心而由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
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旣加於
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
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
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
自知其潛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

覩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
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
亦旣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
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
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
風而起歸旒翩翻道出下里徯之浹旬失之寸晷

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遊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竝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杪忽其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

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
夙著女訓素閑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
夫薌羶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
兒亦自力取友必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
符于蕃于宣風采間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
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
戲之樂所居而居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
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
惓吊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
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
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
屢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
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
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
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
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五
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
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
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
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
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
克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閑詎門
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
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
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
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
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
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
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
參差不齊於終必彌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
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
墮甕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

魂如在雖幽不憚揭虔妥靈斯言有証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
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
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
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
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
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
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

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
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
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
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
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
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
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旣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

龍川文集 卷二十五 十一
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
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
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
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
闡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
涯子心罔旣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
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
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
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
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
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
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于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
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
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
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
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

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况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尙時日之可攻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警歎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蚨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五
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
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
家宜子拱立于旁瞻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
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
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
自知若何終喪吊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
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
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
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
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
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勲門匪惟勲門國之
戚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
更多事散而之温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
徃徃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

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旣旨有殽旣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誘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畧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嘯所不忍見輻車卽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計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遡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能享

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骨壘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復焉在殯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結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湊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

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什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
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旣喪夫
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
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
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
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
嫠嫠勃宰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鬪汝其有
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旣吉婦
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
兩姓旣祉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尙以
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
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疎一有不類則
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
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耒
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
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懼此悲哽有

來貴富年不借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
 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為壽于
 旁友好念篤克相無彊再拜遣酌觸事悲傷遭此
 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渺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恭人常誦釋迦摩尼余酌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于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
 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
 兒女如已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所依嚮而不
 止於貴賤鳴鳩居鵲之巢取其拙于更改而不止

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闔儀之靡失率是以行
 其永迪吉會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
 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
 為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
 寸誠之敢忽望畫髮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為之脩短
 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况其配也於天
 下為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為最慘此長號大慟

龍川文集 卷二十五
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
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
而死者渙然水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
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
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
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
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
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叙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
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
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畧可具生長膏梁樂嬪儉
素兒非已出同此孺慕室無間言以及諸甥有姑
婆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
我驚嘖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青田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
為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
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

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關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奉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由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市舶可寶貨

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
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
軍情洶洶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
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
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
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
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
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
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
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
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
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徃徃不復故
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
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
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徃徃神之公戚
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
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
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

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
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
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
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卽得出不遜語公叱
之曰此聖旨邪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
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
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
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尙書吏部員外
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
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畧言祖宗之
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
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
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
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
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
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
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

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

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歛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

法不可赦知池州魯晉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况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晉牧民顧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朴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徃徃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厘務今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旣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

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畧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徃徃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

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

年村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塋松
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
無憾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又明年以
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
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
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
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
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
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
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次
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
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桷崧雲卿桀
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
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塋于永康縣
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塋濤以行實爲請
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
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
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

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徃徃意
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
然嘗聞之公之子第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
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
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
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
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
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
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
祖洞祖玠父俱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
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
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
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
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
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
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

音川文集 卷二十一
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旣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旣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

塋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銅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昺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天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旣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閭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待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

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歿武郎諱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卧龍山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會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于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其生有遺才沒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基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六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土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

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古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間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間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期于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侈於墓思欲倣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即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仲麟女三人陳次臯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
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
於弊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
人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
守爲天下倡遂副 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
及 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
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懣然如老羸之當
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畚
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
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
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
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類
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
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
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

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
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
果何理哉縣尉子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
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
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
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
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稚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
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
來祉後復不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
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積
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
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
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
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竝墻以人計君之力非
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
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懂愉懼
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
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于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
日慄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慄實從章氏兄弟以來
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慄父余無以答
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
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
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
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
冲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
慟冲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
於是冲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旣
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七 七
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塋深其坎厚土而覆之買石識其室曰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踈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俱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塋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十將以七月乙酉塋于蔡山之原禮無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七
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思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混嘗從余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文獻士翁曰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歎性之門閤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容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

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
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
劔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
存之使之自忘其爲罪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
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
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
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
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由此言之士之索手里
間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
已乎性之以貲補廸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
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
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願
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
徐氏也孫男五人六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
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
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
承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
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

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
宜願之有請也願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
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
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
列於朝曰白岩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
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
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
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
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犇湊民生其
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
尙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
命故間歲之羣至于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
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
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
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廊從余學沉

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
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
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
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
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廊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抄
窮日夜不輒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
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
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
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踈豁足當
門戶少則廊也女以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
五里他日二男上冢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
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
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
日廊以書來曰廊得事先生之日久廊先人宜得
銘余寧有愛於廊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
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
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
廊懼也非復余鄉者之所聞雖廊之通敏愈於昔

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
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迂母括蒼而
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
行在所放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
差半月而後至日早嘗飯於郎氏也是其郎翥鵬
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
余遊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
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
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
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
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
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
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
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
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旣免喪矣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夏五
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
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
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歎胡
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
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
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雪
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
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
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
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尙幼女二人長嫁同邑
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
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
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
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

子勤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
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
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
者夫旣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
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
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
終里間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
人手則淨盡不問旣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
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
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資凝重可以想像
承平之里間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勤字彥功
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間信服不
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
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
氣發泄於人而里間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
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
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

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
又十二月癸酉塋公濟于家旁之北山塋罷將刻
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
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
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
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
男一人勤也女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
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
承信郎陳充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見
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

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
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
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尙已浦江直
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
修黃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修之子彥老守其

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忠厚與人無怨惡
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
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其自處者求無甚愧
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
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
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
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
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
坦嘗從余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
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漏厯八年九月
十二日墓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
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况能及
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
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
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

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較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衝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瀋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旣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鬪然欲與之爭鋒孟德

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諉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墾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附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羅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

龍川文集 卷二十一
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眈爲子眈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眈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故吾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墓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塋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眈不

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附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為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俗自公而上

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塋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築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曾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土風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資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徃徃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僂僕奉湯藥如茂恭在時

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袤其婿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尙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旣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墓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欽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墓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

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遡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

陳氏於今徃徃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由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

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侍其夫之
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
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
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
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
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
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
時久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
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
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汪胡炳徐良史孫男九
人恂亢亨慥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
盧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
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
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
日巴西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鷄鳴山先塋之旁
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
而銘之銘曰
生而啟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

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寔之作邑永康強敏
有幹畧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
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
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寔之疑其
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予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
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
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煥
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忤趙以憂去丞欲掇
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
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
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
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
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
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
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
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

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清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墓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竿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翳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部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奕碁亦入能品動息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
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
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遊幼子猛
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
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
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部君集義兵以衛其境
元嘉亦散家資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
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
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
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
部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
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微使部氏之徒聞
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
尤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
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
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
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
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由永嘉

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
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
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
餘未行孫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宣日嚴日勤元嘉
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
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
日於是永康陳亮與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
谷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
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吾家之傍念汝之似吾
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
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
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
疑乎無乃汝旣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
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旣多而
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九
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
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
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
於我旣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
復由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
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尙聽
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音於
陳氏我當救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
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
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
前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
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
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
塋之支壟銘曰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十一
不足以容兩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舠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吊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侃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由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槩於余心雖欲却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求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

閣門祇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
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
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宫主管左右春
坊事爲閣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
龜年明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
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
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
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
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
善射者與虜竝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
睨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
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
假人整齊事務摧抑饒倖取前代儲君事抄成小
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侯
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
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
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
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於家得年

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
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
垓以致士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幃
劉將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
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
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
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
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
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
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
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墮於世宛轉
能少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
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
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
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
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茅之臣陳亮實表故春
坊陳龜年之墓叙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十三
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
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
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
人以清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
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墓于其邑赤松鄉塘
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嘗從
余遊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
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
內行絜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
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
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
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
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四方師友遊勞費
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
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
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
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
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
之之墓叙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
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芬葵蕃女六人
葛汝舟劉景修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
修甲辰進士今爲修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
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
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
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
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
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
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
兄弟不尙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
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

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在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經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王申整于海嶽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其盡於其中間聖賢爲准我獨何人銘以相殉聞收棺食之不問中平與其歎
喻夏卿墓誌銘夏卿字文憲受琳然天賦而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叙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

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
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
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于子子知
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
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
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
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
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
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
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
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閭而豪奪
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
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懇難族人子
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
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
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
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江浙者惟義烏爲盛亦嘗
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

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天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中趙悌孫男九人侁憲演湮淡克充寬兢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侁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於鄉而侁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

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詩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

龍川文集 卷二十八
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拭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
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
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
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徃徃繫
其意之所向皆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
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
所不講而不敢怨乏辰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
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
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
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
學者余爲之有槩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
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與天地竝立
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
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
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
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
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
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

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道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有人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間吾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

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於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淡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

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顥以聽於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

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王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尙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尙可攷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塗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上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旣死祖築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

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傍家之淨明寺塋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莫夜欲慰暖其母則卧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間閭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

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予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管抹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悉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証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薹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竚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上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

微賚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
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
何其母死塋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
後予久不見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
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
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
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吊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跣
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
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巳酉合塋徃嘗辱銘吾
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
衆俊精神筋力徃徃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
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
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
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
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
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

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入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迤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頰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林部探少... 人士吉不... 人主... 然將... 三人... 亦如...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克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卧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墓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
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墓其子曰亮克而其出
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
居旦莫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
無窮不孝安贖死則墓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
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天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遊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墓之
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墓其母矣蚤夜腐
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
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郎填溝
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
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
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
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
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
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
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前事遣其仲子恪泣

龍川文集 卷二十九 二
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
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
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
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
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盤之身

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
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
丐一言以昭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
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
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
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徃徃樂得其言
以自托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由是
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酌所謂文者
果足願乎况余志念衰索畝所以及身之計懼不

龍川文集 卷二十九 三
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
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韙之罪盤無以
荅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
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
之不足托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
祖裕祖鏜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
次則盤浩先卒岩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點陳謙亨
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
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
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遊爲恥然亦爭好
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
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竒之而亦以此不保
其他日也經仲獨托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
及胡氏女旣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

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爨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吊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聞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日塋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

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問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其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

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漸盡矣雖其丘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
吾叙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畱託於講授

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
久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
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
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
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
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
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
相其其旨使無關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
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
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
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輿恨
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
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
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况女
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
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會祖玉祖褒父
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
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

龍川文集 卷二十九 七
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遊者也女三人長適
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
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
願有述乃系之以銘夫人之賢淑幽貞合書余其
黃墳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
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
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
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與
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
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
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
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
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
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
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
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

祖其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
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冢是爲濮王
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
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謂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
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

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

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

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
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七日改葬夫人

於智者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

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

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况又能於

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

無辭以却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

孤遐老又天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
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
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
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柎老一人故
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
配夫人在時有子檜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
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
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柎
老榆老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
閭檜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
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
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
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
而無間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
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
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
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旣無

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裘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
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塋邑之慶雲鄉所
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

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巳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父有子實婚于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閭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文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况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姒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緝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

龍川文集 卷之三十一
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克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淑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旣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旣寡視子若孫旣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閣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
公捧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
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
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
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晄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
女一以歸亮之弟克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
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
二月二十三日葬於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
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未有顯者覆厚土
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魯大父良直大父忠父
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
女三人長適楊頰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
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
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塋淵以劉君之命問銘

龍川文集 卷之三十一 四
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
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
三子相尋蕭寺中間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
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
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病矣然猶
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
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
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
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
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
爾後之人尚其克嗣人
大其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門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
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
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
君子遊又招致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
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

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
逮實主家事帥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
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徃徃言逮
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
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至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
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
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畧固足
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
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
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
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
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
淮備差遣鞏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
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
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跣行以見未康陳亮而
哭曰墓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
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
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

諸子以無亡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
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朴雖有
不用示諸子以尙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間言
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
曷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
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
銘曰

八日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載父母願其有室而命
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
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
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
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
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
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
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克滿入其門者油

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已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水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酌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之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也已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渠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

人三復監衢州比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踈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塋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塋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賡之以死塋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余氏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闐闐中見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床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

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閭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子之友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躡蹻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婺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叙其略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徃十年時余嘗吊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

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同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

德政鄉華表原先塋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辦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志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碣銘墓上而晉安吳竿允成實書之銘曰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魯六父恭六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

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美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待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尙將何求其後旣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旣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塋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尙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

音川文集 卷之三十一
哭盍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
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
思所以休息莫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
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
幽閨之微徃徃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係之
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
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有爾後之克紹
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
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
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
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
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
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
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覲得一官以終配儷
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

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
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辛酉葬樓夫人於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
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
者寧間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終

原王廻溪先生刻龍川文集跋

余邑宋文毅公龍川陳先生文其友人
葉冰心刊而序之行於世世遷板燬書
亦散軼間有存者復爲當道持去而原
本不概見矣先生實錄粗載本史茲不
復詳其生平學問正得大頭段具在集
中可自領會也耳食者謂與朱呂抵牾

妄肆黃口然其書間往復猶可覆閱蓋亦殊途同歸云余忝官於楚索素其書者甚衆遂舉家藏原本趣之梨棗以公同好日星河嶽萬古常新則當世之識者自知之非後學所敢測議也

萬曆丙辰春二月朔迴溪王世德謹跋

鳳王既刻於世故請川文與題

همو در جلد سو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چهار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پنج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شش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هفت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هشت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نه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ده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و نیز در جلد یازدهم در صفحه پنجم و ششم

